



冬天里的熬

□ 李柏林

冬天呵气成冰,人们害怕食物凉得快,会选择熬煮的方式,而往上散发的烟火气,好像才代表着冬天的活力。

小时候的冬天,母亲害怕菜被冻死,会把地里的白菜都摘回来,头朝上竖着堆在屋子里。一个接一个,好像一个个虔诚的信众。

晚上,母亲会用炉子煮一个小火锅,我们一家人坐在四周,边熬边吃。白菜在锅里不断地熬,直到软烂可口。

有时候,火锅里也会放别的东西,比如绿豆丸子、萝卜。那时我觉得,火锅真是人间美味。

可是总不能天天吃火锅,冬天更多的时候,是熬粥。

有时候是豆子粥,有时候是白米粥。把粥放在炉子旁,我在旁边看着。等到粥开始翻滚的时候,封上炉子下面的眼儿,掀开一半锅盖,再用小火炖上半个小时。

我看着那些米粒在我面前翻着花,跳着舞。屋外寒风呼啸,只有粥在唱着温暖的歌。好像我们之间有着无声的对白,它说太难熬了太难熬了,我说再坚持一会,马上就要成功了。

熬好的粥,香味四溢,温暖了整个冬天。

而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寒假去姥姥家。临近年关,姥姥知道我爱吃猪蹄冻,所以在我去后,都会炖猪蹄。

我在低矮的厨房里,看着炖猪蹄的炉子发呆。很多次,外面都下了很大的雪,而我的心,如落雪一样虔诚的等待。猪蹄像是关在一个黑暗的笼子里,不断地将自己打碎,磨烂。姥姥把勺子伸进汤里,搅一搅,肉就从骨头上脱落了,空气里全是猪蹄的香味。

熬好时,已是黄昏,姥姥把汤放在院子里。猪蹄也好像在天地之间,参禅,顿悟,最终,把自己化为猪蹄冻。

虽然吃起来冰冰凉凉,好像吃进去一个冬天,可我还是非常迷恋。

熬粥也罢,熬汤也罢,都是一个熬字。如今,我反而没有时间,去看一碗粥如何叹气,一锅猪蹄怎样历经煎熬。

熬像一个中年人,已经过了意气风发的少年时代,所以变得成熟稳重。只有熬,才能让一个人学会迂回,他再也不会忌讳别人的眼光了,你只管盖上盖子,给他时间酝酿。

可是熬出来,就是一锅鲜美的汤。在冬天,万物皆熬。想一想,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在冬天独自熬着的人呢?

救猫

□ 龙玉纯



花猫趴在十五楼的空调防雨罩上,头朝上,尾巴朝下,一动不动,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小静急得不知所措,见到我就连珠炮似的说,小花趴在那里快半天了,怎么喊它也不动,要是没劲了,肯定会掉下去摔死的。

我尝试着喊了几声小花,没有半点反应,甚至连眼睛都没动一下。我敢肯定,十有八九小花是受了惊吓。

我对小静说,哥也没办法,估计小花是被什么吓坏了,但愿它在那里能坚持住。

小静带着泪声说,那怎么办呢?它会掉下去摔死的。

大周末的不至于为它去叫消防战士帮忙吧,谁把它吓成了这样?我问。

只怪我,今天早上说话声大了点。小静不好意思地说。

不会只是说话声大了点吧,你那小姐脾气确实该改改了,连猫都不愿回家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他在家不做家务,只和孩子玩,也不辅导做作业,太可恶了,我看到他不管事的样子,就想发脾气。她打开了话头。

邻居们都说他不错呀,既不抽烟喝酒,又不打牌赌博,听说工作也不错,回家喜欢和孩子一道玩,那不是错啊。我笑着开导她。

没说她不好,可家务事他一点都不做,我就生气。她认真地说。

一个三口之家,有多少家务事呢?就算他不做,也不至于让你大发脾气,把猫都吓得不愿回家吧,要是你老公也像小花,那你就麻烦了。我也认真地说。

小静不说话了,眼睛盯着防雨罩上的花猫。

肯定你打烂了什么东西,不然小花不会吓成这样。我接着说。

不瞒哥,我把花瓶砸了,小花才吓得从窗户里钻了出去,没想到它一下跳到防雨罩上了。小静不好意思地说。

他和孩子呢?也被你吓跑了吧。我看着她问。

一大一小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小静不好意思地说。

不是哥说你,这样下去,今天是哥帮你救猫,明天肯定会要哥帮你找人。我提醒她说。

小静又不说话了,眼睛还是盯着她最喜欢的花猫。

也许是那样趴着太累,花猫有些发抖,可能是想换下姿态,它动一下,没抓牢,就滑向雨罩边缘几厘米。它这一动不要紧,把小静给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哥,快点想办法,小花快要掉下去了。小静又喊了起来。

小声点,你一喊,它更怕。我赶紧制止她。快去拿他的钓鱼包来,里面有提网。

她跑进房子里,迅速找来了提网。我打开离防雨罩最近的窗户,小心地将提网套住花猫,然后用力拉。也许是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花猫竟然没有反抗,让我用提网将它解救了出来。

花猫回到房子里,还在发抖,小静心痛地抚摸着它,一边还说着安慰的话。

快给猫喂点吃的,然后去找那被你吓跑的一大小,他们也需要抚慰。我边收拾工具边说。

谢谢哥!辛苦你了!小静接过钓鱼包,充满感激地对我说。

赶紧去找他们,今后不要再乱发脾气了。我边告个别边大声说道。

好的,哥放心。小静的话音里又有了眼泪。

烤火,是乡间的传统。对着一堆火,把辛劳一年后变形的身体和拉长的辛苦靠上去,摊开,烘干。

乡村人客气,绝不轻易吃拿人家的东西,但面对你家炉膛里的那堆火,却毫不客气。一进屋便把屁股粘在凳上,来一个挤一个,再来一个还挤上。烤火讲究伙伴。

灶膛前这堆壮丽的火就是大家贴心的棉,比现在的客厅、茶室要暖和得多。烤火摊里,七八个人,一开始叽叽哇哇乱哄哄。也有人一进屋就不讲话,只默默地盯着火光,烤一会就直接睡过去了。讲的人讲着,睡的人睡着。慢慢地讲话的人越来越少,没声音了,头歪着像一只只睡熟的耳朵挂在那里。悄悄地另一种声音响起:呼一嗷一呼一嗷一越来越密,越来越响。

最先入睡的那个人突然醒来,抬起头,怎么没人说话了?一看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一个个表情痴呆,脸色红红像新死的一般。他添一把火,悄悄地回家了。慢慢地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人都走光了,直到深夜,最后一个人醒来,匆匆把火灭了,回家。

也有一起退场的。差不多到点了,有

些人自动醒来,有些在半醒半梦中看着人家起身了,也跟着起身。拍落身上的灰,再一摸凉凉的后背,才知道背地里烤火一面热啊。突然有人大喊:“啊呀,我的袜子冒烟了!”“哎,我的鞋底烤个洞了!”在一片大呼小叫和忍俊不禁中散场,明天来得最早的还是这几个人。

大雪的那天,入夜七点多,后林村山脚下户人家的侧屋里闪着温黄的光,正在烤火。小屋里围坐着七八个人,我在门口晃了一下,被一个阿公热情地邀进屋,来的都是客嘛。

小屋中间一口上满锈的大铁锅里,横着数段老木头,红红乎乎的火苗燃烧着,整个房间都暖着亮着,墙角的一把犁已被熏得面目全非。阿公说,每年冬天要烤三个月,每晚都烤。

那要烧好多柴啊!

柴有啊,老屋倒下来,那些柱子啊椽啊正愁没地方去呢。

看着一跟根从老屋上倒下来的旧木料,我很感慨,这是在烧房子啊,烧的是老屋和里面的时间、故事,也是在烧掉烤火者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烤火,柴并不好找。最差的是麦秸秆,很容易燃,“噼”一声火光四射,转

眼就没了,留火不持久。最受不了的是青柴,老是点不着,还冒出满屋烟,熏得人满眼泪。棉花秆是比较好的柴料,烧的时候噼噼啪啪,声音清脆,火也白亮,更重要的是留火持久。深红的秸秆上火光一个痉挛一个痉挛的像流动的血管,可以理个番薯糗个土豆,烤得外焦里嫩,香甜香甜的。有些地方,把柴火烧起来的时候舞动的火苗叫火龙,火熄了,伏在地上就叫伏地龙。伏地龙中间一段烧得红红的,特别特别红,一闪一闪发光的,那叫伏龙肝。伏龙肝可是一味中药,李时珍说的,专治腹痛腹泻、便血,灵验得狠,几剂即愈。

最高级的烤火柴当是树疙瘩,在山上挖出一个大树根,久放干燥,用软柴点着后,慢慢燃着,火光短簇,白亮,无烟,似燃未燃,仿佛永远烧不完。有时一个树疙瘩可以连烧好几天,且越烧越好看,慢慢变成一个狮子头或虎头,有眼有鼻有嘴巴;外面白白的一层,白须白眉毛头发。

火光蹿出一个个黑色的剪影,聚集、炙烤又飞花似地分解着一串串声音,把寒冷的夜变得温暖如床。在乡村的烤火摊,你会发现,那些看似愚钝、憨憨的脑袋中,常常蕴藏着惊人的豁达和幽默感。阿公说,烤烤火,讲讲白话,八九点钟即觉。

辣椒

□ 李玄

回想吃过的各种蔬菜,除却辣椒,白菜、莴笋、黄瓜、苦瓜,等等,在心理层面上,都没有让我衍生尊重之感。古语说:“恭敬,礼也”,辣椒,是值得我尊敬的。辣的辣椒一入口,舌尖即被浇灌火辣辣,舌苔传入阵阵刺痛,甚至额角渗出莹莹汗珠,但我觉着这是一番特殊的磨砺,辣是痛苦的,但经受住辣以后,能让我更加勇于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加缪说过一句名言:“没有生活的绝望就没有生活的爱”,意思是说人只有经历痛苦以后,才会更加的热爱生活,而我想,辣椒带给我的作用,是这句名言的实际效果。

两年前,年末的一天,朋友约我去他家吃饭。下午我们到镇上超市买食材,在超市里,朋友笑着对我说:“我今天要弄一个拿手好菜,‘农家一品香’,给你尝尝。”

“农家一品香”这道菜,除开调味品佐料,就是青椒,加肉,加蛋。我看着朋友把洗好了的青椒放在砧板上,用刀子将青椒拍扁拍烂,然后再用刀切,

心里暗想着:就这刀功,看来不会切辣椒呀。

然后我又看着朋友一步一步操作,须臾后,看到青椒、肉、蛋在锅里被翻炒的时候,心里哈哈笑道:我见过青椒炒肉,青椒炒蛋,现在这是青椒炒肉加蛋?还是青椒炒蛋加肉?原来是青椒炒肉加个蛋就是农家一品香了呀!

不过至菜肴上桌,我尝那道农家一品香,觉得味道确实不错。

有一次,我和女朋友在一家小餐馆吃饭,发现那家餐馆菜单上面写着“农家一品香”,我又想起了朋友的一品香,不由想作个比较,顺手也点了一份,想看看真正的农家一品香到底啥样。后来那道菜上来,我一看,和朋友做的还真没什么两样,只是小饭店里做的更辣一些。

唐代诗人裴迪有首《椒园》:“丹刺罟人衣,芳香留过客。幸堪调鼎用,愿君垂采摘。”尤以“幸堪调鼎用,愿君垂采摘”,让我感受到辣椒在古时生活中的亲切形象。

冬日陪母亲逛公园

□ 姜民



小雪过后,冬日难得的艳阳高照。正好大哥、妹妹和我都轮休,便决定推坐在轮椅上的母亲到公园游玩。

母亲的小区正在实行老旧住房电梯改造,一台长方体的还没有竣工的电梯赫然屹立在一个单元门口,好像一架通往幸福之门的天梯。临出门前,母亲显得特别兴奋,衣服左挑右选,一会儿试大红色呢子衣,一会儿试玫瑰红羽绒衣,还认真地征求我们的建议。因为母亲有几十年的腰椎间盘突出,背已经驼成了九十度。一个人不能出远门,只能到小区门口附近转转。

马路边的绿化带也在搞改造,在绿化带中间重新加了一条九曲十八弯的休闲小路。工人们正在往光秃秃的绿化带中间的小路里倒白色的石头。经过娄星广场红绿灯时,红艳艳的串串红热情似火地吸引着过路人的眼球。每到有沟沟坎坎的地方,大哥就要我们扶住扶手,他把轮椅前轮稍微翘起来,轮椅就过去了。小时候,母亲把我们当宝贝;长大了,我们把母亲当宝贝。我们三双眼睛小心翼翼地盯着轮椅里的母亲和地上的路,生怕母亲有什么闪失。

你们看,火棘!进了公园,大哥率先发现了美丽的火棘树。这个火棘果在霜冻以后吃,就没有涩味了。母亲一边抚摸着火棘果,一边说道。火棘果又叫救军粮,曾经在三国时期救过曹操军队士兵的命。

在公园里,有一棵三百年树龄的银杏,如今被定为二级保护树木,周围围了铁栅栏,人不能近身,但硕大的树冠一片金黄,很是好看。大哥说,咱到那里去晒太阳,银杏树下的母亲,面带微笑,精神好

了很多,我想留下这难得的瞬间,就单膝跪地为母亲拍照,大哥看见了这幅图景也悄悄地按下了快门,把母亲和我拍进去。

我们又来到金鱼池,早就有很多小孩子被大人带着在喂锦鲤。湖水里立着三块牌子,提醒游客要注意安全,要讲究卫生,要购食喂鱼,不能自带鱼食,不能伤害锦鲤。

这时,一位坐着电动轮椅的中年男子带着一个穿棕色衣服的小男孩,也来到鱼池边,中年男子给小男孩也买了鱼食,他要小男孩趴在地上,等他喂鱼时,就让小男孩把手从不锈钢栏杆里伸进去摸一下锦鲤,可能是想为孩子添加一份福气吧。

哗!突然,湖水里发出了尖利刺耳的声音。我急忙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鱼生气了。你们看,湖水里的水多混浊。有些人往里面丢鱼食袋或者别的垃圾;有些人手里有汗,给鱼喂食,鱼食可能会变质污染;鱼每天被关在渔网里,它也想挣脱束缚,它也想自由啊!鱼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也有感情啊!

回家以后,大哥把照片发到家族群,母亲跟舅舅姨妈们又在视频里晒幸福。我把照片发给在美国读博士的外甥女,她要我们有空多陪走路不便的母亲。

高尔基说:母亲,是唯一能使死神屈服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需要报答最美好的人,这就是母亲。母亲的力量会让一切不好因素屈服。人到中年,更能体会父母不易,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家庭,如今老了,儿女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我们有空陪伴父母的日子,父母都会当过节一样开心。愿时光过得慢一些,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多陪伴父母。

烤火夜话

□ 刘从进



告别

在季节变幻的天空 做梦
也是一种奢望
候鸟的叫声刺痛了
我的眼睛
当最后一片落叶 化成泥土的
芬芳
喝酒也是孤独的流浪!

真的心 是一望无际的海
岁月里的心情 在这个季节
是一首单相思!

我的大地 我的爱人
仍然在不知疲倦的逡巡

静静地留下一句话
轻轻地吟唱一首诗
也许 转身
不是告别 而是
重生地相逢! (王建利)

那么多的山涧溪流

那么多的山涧溪流,素未谋面
从林间流泻,漫过石崖峭壁,河道蜿蜒
你却是彼岸的水珠,脚踩草地升起
当时,太阳正好隔夜出来
你的脸蛋红扑扑,一滴小露珠

落进河水之中,涟漪一环一环
那么多的水小珠,都是圆形的吧
带着花的馥郁,蜻蜓薄衣霓裳追逐而来
你大约是枝头云朵,乘着清晨雨丝
跳在浪尖上,笑靥浅浅 (冀星霖)

麻雀落在我窗台

麻雀的翅膀上,还
沾着雪花,和烟肉里的黑
就不顾形象地,吵闹着
占据了我的早晨

唯独,那只藏了星星的眼睛
盯着我梦的门,我不敢
靠近窗台,和窗台上
你跌倒时,却喊不出来的疼

不敢给你的翅膀疗伤
我怕,你不懂我
你的小爪子,锋利如刀
会抓伤我的善良 (张玉梅)

丢失的秋天

今年夏天的高温侵袭了秋天
炽热的阳光像烈火在田野蔓延
庄稼似乎被烤焦了
也盼不来一场秋雨浇灌

突然来一场大雨
气温从三十八度降到十二度
冬天掠夺了秋天
数十天的阴雨像一串长长的省略号

省去了秋阳
稻谷来不及收割
玉米来不及晒透

人们过早地穿上冬装
做好各耕各的事
只盼明年能把秋天找回来 (邓小鹏)

一池枯荷

冬天了,节令收拢了翅膀
水瘦山寒
一池枯荷,只剩一副骨架
寒风逼过来的
是一把长长的唢呐
种荷的人,已经远走他乡

偌大的池塘
一支支枯杆,拼成大地肋骨
一片片枯叶,弹起桀骜的音符

不拜天,不拜地
只拜一池枯荷
做一个悲悯的人吧!
做一个笑傲江湖的人吧!
明年五月,香风十里
我在万物的岸边
——给一池青荷鸣锣开道 (秋石)

背后的眼睛

根,牢牢地抓住一块岩石
岩石,在经历剧烈的阵痛后
坚如磐

惊雷,时时提醒沉睡的人
暴风雨就要来临
打点好行装,维护生命的尊严

你在前面行走,背上背着一双
眼睛,所以你时时提醒自己
走好脚下的路

无数的眼睛送你踏上征程
你的眼睛看清风沙雨雪
虽有跌宕,步伐仍稳健如初 (朱克乾)